

剧谈录

（唐）康駉

据《学津讨原》本。

剧谈录目录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学士

刘平见安禄山魑魅

王鲔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滩

浑令公李西平爇朱泚云梯

潘将军失珠

李邕侯救窦庭芝

续坤蹶马

龙待诏相笏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换金县令

郭鄆见穷鬼

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

狄惟谦请雨

王侍中题诗

道流相夏侯谯公

华山龙移湫

田彭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卷下

刘相国宅

李相国宅

慈恩寺牡丹

管万敌遇壮士

张季宏逢恶新妇

玉蘂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枢食井鱼

洛中豪士
凤翔府举兵讨贼
老君庙画
白傅乘舟
严史君遇终南山隐者
韦颢泉鸣
命相日雨雹
李生见神物遗酒
说方士
广谪仙怨词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国谒李贺
剧谈录目录终
剧谈录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学士

宣宗皇帝圣政钦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怀，仄席竚贤，每如不及。令狐相国自吴兴郡守授司勋郎中，未居内署，初与学士候对，便以为有宰辅之才。一夕，于禁林寓直，忽有中使来召。行百余步，至于便殿，遣内人秉烛候之，引于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问：「卿来从江表，见彼中曠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岛之广，虽明君不能自理，常须良弼贤佐。迩来窃窥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国降阶俯伏曰：「圣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为翰林学士，所职者朕之丝纶。向来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复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赐之。有小案置于御床，案上有书两卷，指谓相国曰：「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此读者先朝所述《金镜》。一卷则《尚书·大禹谟》。」复问：「卿曾读《金镜》否？」对曰：「文皇帝所著之书，有理国理身之要。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上曰：「卿试举其要。」相国跪于御前，抗声而诵，至「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上止之曰：「朕每读至此，未尝不三复后已。《书》又云：『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是则欲致升平，当用此言为首。」相公抃舞而称曰：「先臣父每言《金镜》垂裕，可为万古格言。自非聪明文思，无以探其壶奥。况尧舜、禹汤之道，在典谟训诰之间。陛下不以黄屋为尊，每观之于夙夜，将欲择贤举善，使庶绩咸熙

，如此则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覩卿词学。」临轩竚立久之，谓中使曰：「持烛送学士归院！」及还禁林，夜漏将半，咸以近臣恩泽，殆无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岁余，遂为宰相。自郡守至于台铉，首尾纒经二载。尝自郊坛回，渭南尉赵嘏上诗云：「鹦在卿云冰在壶，代天材业奉吁谟。荣同伊陟传朱户，秀比王商入画图。昨夜星辰回剑履，前年风月满江湖。不知机务时多暇，犹许诗家属和无。」

议曰：凡怀才抱器，有时而通，非得苟容，虽遇不显。向使明主有任贤之意，近臣无专对之能，徒彰妄进之讥，方病退惭之说，殊恩厚渥，岂及于身！是以君子励志伤躬，以遭逢之运，良有旨哉。

刘平见安禄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卢昶，得神仙保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见于童幼，奕世奉言之，不穷年寿云。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先是，令狐相公谕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话与处士刘平执友修道。平，天寶中居于齐鲁间，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币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炉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觐，与平俱至辇下。行至华阴县，值叶天师投龙于西岳，平见二青衣童子承虚而至，所卫禄山魑魅，皆弃炉投盖，狼狈而行。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却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

王鲧活崔相公歌妓

凤翔少尹王鲧，侍郎凝之叔也。年十四五，与儿童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耶，愿以驱策。迺来凡有吉凶，先兆胎鬻，必来潜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崔相国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鲧。一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小妓善歌，得于亲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国俄而自归内，见理妆纒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相国怪而问之，云：「适见一人着短后绯袍，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遽报中恶，救之不及矣。相国悲惋不已。鲧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干事者，径诣东市肉行，以善价取之，将牛头而至。鲧令扶策歌者置于净室榻前，以土盆盛酒，横板用安牛头，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戒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鲧既去，久而无声。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干，牛目怒出于外。数日之后，方述前事，云其夕治妆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有室宇华丽

，其间列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女妓中。欢笑方洽，忽闻人大叫，声震庭庑，坐中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而入，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者引于阶前，背负而出，纔数十步，忽觉卧于室内。迺后相国询其由，鲧终不言尽其事。

御史滩

河南府伊阙县前临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牛相国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宰邑者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双鸂?立。前后居人以此为则。」相国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祝曰：「既能有滩，何惜一双鸂?!」宴未终，俄有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御史。

浑令公、李西平勲朱泚云梯

朱泚之乱，德宗皇帝车驾出幸奉天。是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蹕。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泚造攻城云梯，其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中令、李司徒奏曰：「贼锋既盛，云梯又壮，若纵之，诚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不能举，二公酌酒抗词，拜空而祝：「天道助顺，至圣感神。泚贼苞藏祸心，窃弄凶器，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城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兴，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勲，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飙骇，烟埃涨天，梯烬卒奔，贼遂退衄。德宗皇帝御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复京国，二公勋绩为首，宠锡茅土，铭镂钟鼎。匡扶社稷，终始一致。其后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节制。忠烈荣耀，于今蔼然。

李司徒尝于左广效职，久未迁升。闻桑道茂善相人，赍绢壹匹，凌晨而往。时道茂倾信者甚众，造谒多不见之。闻李公在门，亲自迎接，施设肴醴，情意甚专。既而问之，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盛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公莫测其由，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请于襟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贼庭。既克复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斩决，道茂将就刑，请致分雪之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将军失珠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时人呼为「潘鹊碑」也。本居襄汉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数日，尽心檀施，僧谓潘曰：「观

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已来，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赠，云：「寶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数年，藏镪巨万，遂均陶朱。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京师，常寶念珠，贮之以绣囊玉合，置之于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尝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来，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其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新霁，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装蓝缕，穿木屐，立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及罢，随之而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异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甥舅。然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旬，累日设肴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子，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从内中出。」而稟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之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汤蹈火！」超曰：「潘将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寻觅，厚备缿彩酬之。」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还与，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女子先在，谓超曰：「少顷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去，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歛然携珠而下，谓超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径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缿锦，密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

冯钺给事，常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引超，具述前事。访潘将军，所说与超符同。

李邕侯救窦庭芝

寶应年中，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卢生，每言吉凶，无不中，如此者往来甚频，长幼莫不倾盖。一旦凌晨入门，颇甚嗟惋，庭芝问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族恐无遗类，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远！」既而举家涕泣，请问求生之路。云：「非遇黄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黄中君造次难见，但见鬼谷子，当无患矣。」具述形貌服饰，仍约浹旬求之。于是窦与兄弟羣从泊妻子奴仆，晓夕求访于洛下。时李邕侯有内艰，居于河清县，因省覲亲友，策蹇驴入洛。至中桥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驴忽惊逸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值庭芝车马罗列将出，忽见邕侯，皆惊眙而退。俄有人出来，云此是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驴收在马廐，请客入座，员外尝愿

修谒。如此者数四，邺侯不获已，就其厅事。庭芝既出，降阶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送殊厚，但云贵达之辰，愿以一家为托。邺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于道，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陝服，车驾出幸奉天，遂陷于贼庭。及銮輿反正，德宗首命诛之。邺侯自南岳征回，至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圣意不解，云：「卿以为寧王懿亲乎？庭芝姊为寧王妃。以此论之犹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前事上闻，由是特原其罪。邺侯始奏，上密使中宫夜乘传陝州问之，寔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黄中君，盖指于朕，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灵城在清谷前浊谷后，恐以此言之。

续坤蹶马

咸通干符中，京师医者续坤，坤，官为都水使者。颇得秦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时日皆可预言。古者善医道多矣，迹其前事，不过视彻膏肓，心解分剂，未闻乎评诊脉候，见于蓍龟之能也。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众医无不疗之，不瘳。昇疾请坤投药，数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边马一疋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欸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之。求骏者纔试，遂复如初，累月不售。邻伍间有王生，贸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窶。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以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致于牵控之间。」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王生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且输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遗之。俄见王生易衣装，置仆马，至于奴婢妻子服饰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缣资几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畜，获价颇多，但惊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羁绊。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遣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云数日前魏博曾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正同。圣人常乘打球，骏异未有其偶。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萦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价，遂以四十万酬之。是以物之逢时亦有冥数，不遇其主，则駑驥莫分。乃知耨莘野，筑傅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

龙待诏相笏丁重相于驸马附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盛名于世，搢绅之士靡不倾属，屈指翘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相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阙笏，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相国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

，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犹未已。朱崖目之，回谓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寒心股栗。未旬日，出为河清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相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乃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

自咸通、干符已来，京国察相者殊多，言事适中者甚少。愚之所识处士丁重，善于相人吉凶，屡有奇验。于都尉方判盐铁，颇有宰弼之耗。时路相国秉钧持权，与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饌，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路公笑曰：「见是帝王密亲，复作盐铁使尔。」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相国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者。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揖，如百斛巨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受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敢至门下。」路曰：「处士可谓宏远矣！」其后浹旬，果登台铉。路相国每见朝士，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者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宠于武宗皇帝，嫔御之中，莫与为比。一旦，龙体不豫，召而问曰：「我若不讳，汝将何之？」对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宠，若陛下万岁之后，无复生焉！」是日，俾于御榻前歌《河满子》一曲，声调凄切，闻者莫不涕零。及宫中晏驾，哀恸数日而殒。禁掖近臣以小棺殡于殿侧。山陵之际，梓宫重莫能举，识者曰：「得非候才人乎？」于是輿槨以殉，遂窆于端陵之侧。是岁，攻文之士或为赋题，或为诗，目以为冯媛、班姬无以过也。所知者张祜有诗云：「偶因清唱咏歌频，奏入宫中二十春。却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

袁相雪换金县令

李汧公鎮凤翔，有属邑编畹，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注《汉书》武帝诏云：往者东岳见金，又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状，以叶瑞应。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效之。里民送于县署，沿牒将至府庭。宰邑者喜于获寶，欲自以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置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土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鞫案其事，获金之社咸共证焉。宰邑者为众所挤，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诘辱滋甚，遂以为易金伏

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遂令拘系。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狱具，备以词案上闻。汧公览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惊叹。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杨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胠篋穿窬，无足讶也。时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非判官亲懿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曰：「闻彼之罪，何不乐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请相国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府中按问，乃令阅瓮间，得三十五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在焉。遂于列肆索金镕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二农工筐中舁至县境。计其负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皆为宰相。

愚尝闻金宝藏于土，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都敦化坊有麟迹见于兴庆观，殿宇悉皆颓毁。咸通中，毕相国再令营造，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金，理材者与工匠三十三人尽惧为官所取，乃辇木梯盖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苞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银铤。所说与此正同。

郭鄴见穷鬼

通事舍人郭鄴，罢栝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辇，委困方甚。盼饜间常有二物，状如猿獍，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谓与鄴俱往。所造之间，如碍枳棘，匪惟干禄不遂，方且病于寒馁。亲友见之，俱为讎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如此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处于净室，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离者久焉；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鄴既喜其去，遂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王氏，其家大积金帛，将往散之，不久当竭。」鄴复问云：「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计于安品子，其余冰销雾散。」而晓钟忽鸣，遂失所在。鄴既兴盥漱，便觉愁愤开豁，是日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涉旬，于政事堂见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鄴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骋骏好奇，闻之未甚为信。知胜业坊王氏于左广列职，其后往伺之。王氏润屋之资几侔猗顿，然为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家有姬仆声乐，其间端丽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旦与宾朋骤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氏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命酒开筵，为欢颇甚。时张生预其末，密访于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氏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輿辇资货，日输其门，每欢洽酒酣，略无所悵。繇是治生之业渐属他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

裴晋公度，微时羈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傍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得平定？」忽覩裴公，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见我龙钟相戏尔。」其秋，东府乡荐，明年登第。及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皇以问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容，盖虑动伤一境，未闻归心效顺，乃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鎮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追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晋公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陈许汴滑三帅，先于偃城县屯军。晋公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纔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六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风武德，振耀古今。泊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

狄惟谦请雨

会昌中，北都晋阳县令狄惟谦，梁公之后。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抚绥勤恤，不畏强御。属州境亢阳，涉历春夏，数百里水泉农田，无不耗斲枯竭。禱于晋祠者数旬，略无阴暘之兆。时有郭天师者，本并土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之道。有监军使将至京师，因缘中贵，出入宫掖。其后军牒告归，遂以天师为号。既而亢旱滋甚，阖境莫知所为，佞言曰：「若得天师一到晋祠，则灾旱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主帅难之。惟谦曰：「灾厉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师一救，万姓恐无聊生。」于是主帅亲自为请，巫者唯而许之。惟谦乃具车輿，列幡盖，迎于私室，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丰洁饮馔，自旦及昏，磬折于阶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于上界请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恳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繇是四郊士庶奔走云集，三夕于兹，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灾沴所兴，亦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上天请，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于己，奉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无沾霏。郭乃骤索马入州宅，惟谦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此来，更乞至心祈祷。」于是勃然而怒骂曰：「庸琐官人，不知道理，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惟谦谢曰：「非敢更烦天师，候明旦排比相送耳。」于是惟谦宿诫左右曰：「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明晨别有指挥，汝等或须相禀，是非好恶，县令当之。」及晓，伺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常供设肴醴，一无所施，坐于皇堂，大恣呵责。惟谦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兹日，焉敢言归！」叱左右坐于神前，鞭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后有山，高万千丈，遽令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于其上。于是合县骇愕云：「长官打杀天师

！」驰走者纷纭，观者如堵。是时炎旱累月，烁石流金，晴空万里，略无纤翳。祠上忽有片云如车盖，俄顷渐高，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随之而合。雷震数声，甘泽大澍，焦原赤野无不滋润。于是士庶数千，自山顶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杖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有感，深加叹异，与监军发表上闻。俄有诏书褒奖，赐钱五十万，宠赐章服，为绛隰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声。

勅书云：狄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覩此天厉，将瘁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法同翦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天心犹鉴于克诚，余志岂忘于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

王侍中题诗

王侍中智兴，武略英奇，初授徐方节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间生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儒者。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从容赋诗，顷之，达于王公，乃召护军俱至。从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复以彩笺数十幅散于座。众宾相顾迟疑。将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王公曰：「前某以韬略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悞。」遂乃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平生弓剑自相随，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咸云：「忠烈词彩，虽曹景宗、贺若弼，无以加也！」曹景宗于御座探韵赋诗云：「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路傍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览之，称赏无已。又隋将贺若弼〈赠源雄〉诗云：「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莫使骐驎上，无我二人名。」时文人张祐亦预此筵，监军谓之曰：「覩兹盛事，岂得无言？」祐即席为诗以献，云：「古来英杰动寰区，武德文经未有余。王氏柱天勋业外，李陵章句右军书。」王公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无所爱惜。」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知名，篇什岂易得？」天下人间，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留驻数月，赠行以绢千匹。其后移镇蒲津，子晏平仗节灵武，四远多士，翕然归向。风烈遗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谯公

张侍郎为河阳乌司徒从事，同幕皆至。有道士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以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极藩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建茅土，惟在保守勋庸，苞贮仁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器重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却不在此。」时夏侯相国

为馆驿巡官，形质低悴，乌因戏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直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邈，若以绂冕累身，至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倘能摆脱嚣俗，相逐学道，即三十年内白日升天。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访寻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之而已。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去，云：「药数粒，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复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鼎铉。张果践朝列，出入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详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书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话于亲友，追想其风，莫能及矣。

华山龙移湫

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余里，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是，崖垄高亚，无贮水之所。此夕回从数丈小山，从东西直亘南北，峯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京洛符旅，无不枉道而观。有好事者自鞞、蒲津相率而至，车马不绝，逮于累月。京城南灵应台有三娘子湫，与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未尝有草木飘泛其上。或覩片叶纤茎，必有飞鸟衔而去之。祈祷者多致花钿粉黛及绮罗之类，启祝投之，歛然而没。干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有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忽有风雨冥晦，车马几为暴雨所漂。尔后人愈敬之，莫有敢犯者。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阆国所献，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于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卫清密，非恩泽嫔御，莫能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寇入之为，盗者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列，自兹无用矣！」内官惶栗谢罪，请以浹旬求捕，大悬金帛购求，略无寻究之所。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闾巷，靡不搜捕。有龙武二番将军王敬宏，常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采俊利，使之无往不屈。敬宏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手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动，军门已锁，寻常汝岂

不见，何言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曰：「乐器本相随，所难者惜其妙手。」南军去左广，回复三十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倏忽往来，敬宏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紧，意以窃盗疑之。宴罢及明，遽归其第，引而问曰：「使汝累年，不知趯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客，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尔。」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以报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宏曰：「如此即事非等闲，因兹令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否？」小仆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埃尘颇甚，车马践踏，人不相见。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球杖击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观之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惟惧于尔，既而相值，岂复多言。」于是舁至左军，一欵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膨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宫掖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膨郎，已告敬宏归蜀，于是寻之不可，但赏敬宏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其日将暮，见暴雨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江海。鼓怒之间，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长夏二门，阴曠忽开，亦有青牛奋跃而出，相去约有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数丈。是夕飘溺尤甚，京邑遂至萧条。十余年间，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阍者，白昼闻五凤楼中有人歌云：「天津桥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时郑相国涯留守洛师，闻之，以为妖妄。经月余，从事宴罢夜归，执烛者有火烬遗落，骑从纒过，烟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烧其半。及潦将兴，穀洛先涨，魏王与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阍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书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国器之，许于搢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阴沈，涉旬霖沥，贺拔甚员外求官未遂，将欲出京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适对之。贺拔甚遂驻车留书，备述羈游之意。白公览书叹曰：「丈夫处世，穷達当有时命，苟不才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家蓄美饌，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关不接。纵使便无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

贺拔碁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贤，联骑而至，阍者具陈贺拔碁从容，无不惋愕而去。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祇接。既负吹嘘之际，甘从谴斥之罪。」相国称赏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所以激劝浇薄。」不旬月，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逾三载，便秉钧衡，其后五镇藩维，再居廊庙，蹈义怀仁，而终始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大中初，边鄙不宁，土蕃尤甚，恣其倔强。宣宗欲致讨伐，遂于延英殿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请为统帅，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阵平川，以生骑数千，伏藏山谷。既而得于谍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请快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矢，皆中其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踏于鞍上，以手扶挟，如鬪敌之状。蕃将士卒，但呼噪助之。于是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无不奋勇。既大战沙漠，虏陈瓦解土崩，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駝马輜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关郡界内在匈奴，自此悉为内地。宣皇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白公凯旋，与同列宰相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遽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歎皇风。指挥貔武皆神算，开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弣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万山川，古戍秦原象纬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凯歌。右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剧谈录卷下

刘相国宅

通义坊刘相国宅，本文宗朝朔方节度使李进贤旧第。进贤起自戎旅，而倜傥瑰玮，累居藩翰，富于财宝。虽奢侈奉身，雅好宾客。有中朝宿德，常话在名场日，失意边游，进贤接纳甚至。其后京华相遇，时亦造其门。属牡丹盛开，因以赏花为名，及期而往。厅事备陈饮馔，宴席之间，已非寻常。举杯数巡，复引众宾归内，室宇华丽，楹柱皆设锦绣，列筵甚广，器用悉是黄金。阶前有花数丛，覆以锦幄。妓妾俱服纨绮，执丝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

仆双鬟者二人，所须无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绮肴，穷极水陆，至于仆乘供给，靡不丰盈。自午迄于明晨，不覩杯盘狼籍。朝士云：迺后历观豪贵之属，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后进贤徙居长兴，其宅互为他人所有。咸通中，刘相国罢北京亚尹，复为翰林学士，数岁后，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税焉。及出镇荆南，朝野无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长，闻之俱为涕泣。其后兴化萧相登庸，举为自代，表云：「正人吞声而扼腕，百姓掩泪于道途。」是时升道郑相国在内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数亩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是时都下传写，为之纸贵。持权者覩其词大怒，郑公自翰林承旨左迁梧州，相国自端溪窜于日南，谪居四年，方获清雪，以秘书监召还。未久，复持钧轴。或将甲第为献，竟无所受。复于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饰。清风俭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义之感物也大哉！刘公知帝道钦明，欲贤人尽举，四海之内，翕然向风。虽谪居累年，再升鼎饪，奸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誉一时，流芳千载，岂不伟欤！其有冒官爵，叨货贿，怙宠专权，身存名灭者，一何谬哉！」

李相国宅

朱崖李相国德裕宅，在安邑坊东南隅，桑道茂谓为「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间怪石古松，俨若图画。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权，威势与恩泽无比，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尝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语。时畏景赫曦，咸有郁蒸之病。轩盖候门，已及亭午，搢绅名士，交扇不暇，将期憩息于清凉之所。既而延于小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书名画，俱有炎烁之虑。及别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飏爽气，凜若高秋。备设酒肴，及昏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问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贮水，渍白龙皮，置于座末。」龙皮有新罗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于渔扈，其初以为鳞介之属，曾有老人见而识之。僧知相国好奇，因以金帛赎之而献。又暖金带、辟尘簪，皆希代之宝。及南迁，悉为恶溪沉溺。使昆仑没水求之，在鳄鱼穴，不能取。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檻，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门，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六年，海州送到。」在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致，雅好山水。相国居廊庙日，以白衣擢升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国题诗云：昔日征黄诏，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又新昌北街牛相国宅，即玄宗朝将作监康旧第，桑道茂谓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有僧思振，常话会昌中朝士数人，寻芳遍诣僧室，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相与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盖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浅红深紫而已，竟未识红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于是从而诘之，经宿不去。云：「上人向来之言，当是曾有所覩。必希相引寓目，春游之愿足矣！」僧但云：「昔于他处一逢，盖非鞞毂所见。」及旦求之不己，僧方露言曰：「众君子好尚如此，贫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于人否？」朝士作礼而誓云：「终身不复言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旧幕。幕下启开而入，至一院，有小堂两间，颇甚华洁，轩庑栏槛皆是柏材。有殷红牡丹一窠，婆娑几及千朵，初旭纔照，露华半晞，浓姿半开，炫耀心目。朝士惊赏留恋，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无端出语，使人见之，从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权要子弟与亲友数人同来入寺，至有花僧院，从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闲步。将出门，令小仆寄安茶笈，裹以黄帕，于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来，云有数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无言，唯自吁叹。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却归至寺门，见以大畚盛花，舁而去。取花者因谓僧曰：「窃知贵院旧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预有相告，盖恐难于见舍。适所寄笼子，中有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酬赠。」

管万敌遇壮士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挟辘，众所推伏。一日，与侪辈会于东市酒肆，忽有麻衣张盖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饮，傍若无人。万敌振腕瞋目，略无所惮。同席恃勇之辈，共为推挽，竟不微动，而观者渐众。乃言曰：「某与管供奉较力以定强弱，先请供奉拳某三拳，后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楼柱而立。万敌怒其轻已，欲令殒于手下，尽力拳之，如扣木石，观者咸见楼柱与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动。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于是奋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余，屹屹而下。前后有力之辈方甚恐栗，知非常人。众拥万敌谢而去之。俄失所在。万敌寝瘵月余，力遂消减。

张季宏逢恶新妇

咸通中有左军张季宏，勇而多力，尝雨中经胜业坊，遇泥泞深隘。有村人驱驴负薪而至，适当其道。季宏怒之，因捉驴四足，掷过水渠数步，观者无不惊骇。后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妪谓其子曰：「恶人将归矣，速令备办茶饭，勿令喧噪！」既而愁愤吁叹，咸有所惧。季宏问之，媪曰：「有新妇悖恶，制之不可。」季宏曰：「向来见媪忧恐，有何事，若是新妇，岂不能共

语？」媪曰：「客未知子细。新妇壮勇无敌，众皆畏惧，遂至于此。」季宏笑曰：「其它则非某所知，若言壮勇，当为主人除之。」母与子遽叩头曰：「若此，则母子无患矣，虽然穷阙，当为酬赠。」顷之，邻伍乡社悉来观视。日暮，妇人负束薪而归，状貌亦无他异。逆旅后圃有盘石，季宏坐其上，置骡鞭于侧，召而谓曰：「汝是主人新妇，我在长安城即闻汝倚有气力，不伏承事阿家，岂敢如此！」新妇拜季宏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妇分雪：新妇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妇。」其媪在傍谓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词理！」新妇因言曰，只如某年日月，如此事，岂是新妇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宏所坐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季宏汗落神骇，但言道理不错。阖扉假寐，伺晨而发。及回问之，新妇已他适矣。

玉蕊院真人降

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女仆，仆者皆叩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观者以为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日。时严给事休复、元相国、刘宾客、白醉吟，俱有〈闻玉蕊院真人降〉诗。严给事诗曰：「味道斋心祷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满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云：「羽车潜下玉龟山，尘界无由覩蕊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相国诗曰：「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卜得知。」刘宾客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云：「雪蕊琼丝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记吹箫别有人。」白醉吟诗云：「羸女偷乘鸾去时，洞中潜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干符中，有宰相自中书还第，使人以布囊盛钱数千，沿路以施丐者。于是贫乏相率罗列路隅，所分既微，渐不能普。台铉行李无复威仪。时有朝士，投笺谏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兴，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弥纶纪纲，举贤任能，以光庶事，俾万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损不急之官，杜私门之请。如此则刑清俗富，天下自无穷人。不宜专政庙堂，方行小惠。昔子产以己车济人于溱洧，君子谓不知为政，不如以时修桥梁。惟明公察焉。」执政者览

书惭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于难。

崔道枢食井鱼

中书舍人韦颜子壻崔道枢，举进士。干符二年春，下第归寧汉上。所居因井渫得鲤鱼一头，长可五尺，鳞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视异于常鱼，令仆投于江水。道枢与表兄韦氏，密备鼎俎，烹而食之。经信宿，韦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廊宇颇甚严肃。既入门，见厅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着紫绣衣，据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金带，如宫内之饰。有一人吏，从执簿领而出，及轩陛间，付双鬟青衣着于绣衣案上。更引韦生东庑曹署，理诘杀鱼之状。韦引过道枢，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龙也，若潜伏于江海湫湄，虽人所食，即无从而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崔氏与君又非愚昧，杀而噉之，俱难获免。然君且却还，试与崔广为佛道功德，庶几消减其过。自兹浹旬，当复相召。」韦忽然而寤，具以所说话于眷属。命道枢具述其事，道枢虽怀忧迫，亦未深信。纔经及旬余，韦生果歿。韦乃道枢姑之子也。数日后寄梦于母云：「以杀鱼获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当受重谴，可急修黄箓道斋，尚冀得宽刑辟。表兄之过亦成矣，今夕当自知其事。」韦母泣告道枢，及瞑昏然而寝，复见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韦之所述。俄有吏执黑纸，丹书文字，立道枢于屏侧，疾趋而入，见绣衣操笔而书讫。吏接之而出，令道枢览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后有判词云：「崔道枢所害雨龙，事关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并皆削除，年寿亦减一半。」时道枢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为。时节在冬季，其母方为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数日而终。时崔之妻孥咸在京师，紫微备述其事。旧传夔州及牛渚矶皆是水府，未详道枢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干符中，洛中有豪贵子弟，承藉勋荫，物用优足。恣陈锦衣玉食，不以充拙为戒，饮饌华鲜，极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止亦在东洛，深感其家恩旧，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来往。李因以其宴为说，僧曰：「某与之门徒久矣。每见其饮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于精洁，修办小筵，未为难事。」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选日为请。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惟沾果实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于口，然相盼良久，咸若殄荼食藜李，莫究其由。以失饪为谢。明日复覩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说岂谬哉！」而因造其门以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庖膳间可为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纵不可

食，炭炊之饭又嫌何事？」复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饭，先烧令熟，谓之炼火，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于滄啖。」僧抚掌大笑曰：「此非贫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灋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与圣刚同时窜避，潜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贼锋稍远，徒走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文，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谓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可与诸郎君吃否？」但低首惭腩，无复词对。

古人云：膏粱之性难正，其此之谓乎？是以圣人量腹而食，贤者戒于奢逸。宋武帝幸武帐堂，将往，勅诸子弟勿食，至会所赐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饥色。帝谓曰：「尔曹少长骄贵，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等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前圣用心同旨哉。

凤翔府举兵讨贼

巢寇攻陷宫阙，近京藩镇悉无兵备。初，王仙芝败衄，黄寇引余党南走交广。朝廷以高骈令公统帅诸道兵师，于江湖屯据要路。议者以为高令公奕世名将，可以坐制凶渠。及贼徒拥众北来，浮舟遂逼淮甸，于天长县广布营寨驻泊。高令公既不出军，但闭关自保而已。贼锋因此弥锐，长驱遂涉淮北。时齐相公领青州，覬蜂蚁强众亦不敢进，卷旆遄征，或于中路迟留。藩屏既无捍御，庙堂复失机谋，盗遍九衢乃未知觉，岂不异哉！时李相镇蒲津，郑相镇岐下，既闻车驾播迁，俱有勤王之念。郑相国率宾僚将校共巡城垒，雉堞池隍，悉皆毁塞，计其修筑之功，万旅月余未竟。而贼锋方盛，立虞奔轶。明晨复召从事大将，坐于内厅，询以谋计。咸以巨盗方炽，未可枝梧，众议且欲从权，俟兵集乃图收复。相国曰：「诸君劝某臣贼乎？」于是歛然而倒，左右扶之不及，为地罅所伤，面首皆破。洎日午达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语。是时关辅征镇，咸已归款，唯凤翔信耗不通。贼议兴师致讨，有奔来者具述其事，于是监军与僚佐代为表章，使两骑驰至京国。贼徒览之大喜，遣王怀顺将百余人，厚赍彩缯金玉，以申慰劳之意。既而，开筵以待怀顺。宴席施設，侔于曩日，列坐行觞，将陈饮饌。乐工纔合管弦，文武军吏及声妓一时恸哭。监军从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怀顺与来者皆骇愕相眄。就食乃问其由，时吏部孙侍郎亦在幕中，对曰：「相国自镇此方，恩及万物。听政之暇，时命音乐与将吏交欢，遽及风疹所侵，今辰不赴兹会，众闻丝竹声，不觉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凄伤。相国闻之，曰：「我知亿兆人民之心，未厌唐德。贼势虽甚，窃据宫阙，灭亡当在旦夕。」于是密飞羽檄，告于邻道会兵。旬朔间，邠、泾、洋、陇及沿边藩镇，俱以锐师来集。既而，神策守镇军士闻风，亦至麾下。一旦，贼中遣千余人，大索粮糗。于时烽候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

内。贼入界大惊，俱就擒戮。有后殿者，奔以状告，凶党无不夺魄。陷京黔庶，亦思奋勇。初，有走还京中者云：「凤翔郑相公已叛黄王，兵士甚众。」巢闻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无不收克，直至高令公犹不敢出军敌我，郑相国拟作何计？」唯赵、张、王、潘闻之，已为奔轶之备也。俄而蒲关、晋绛、并汾泽潞，及河北三镇并举雄师，翕然响附。相国仗节训兵，援旗誓众，摧锋督战，累剽凶渠，首运奇谋，终摧巨孽。其后请朝，庸蜀复秉化权，匡国济时，终始一致，文经武纬，何谢古人。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相国有焉。

老君庙画

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元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庙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杜工部题诗云：「配极元都闕，憑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杨。翠柏深留景，红梨回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敬爱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事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东庑观音院，天王部从中，绯衣神人抱野雉一只，逼而观之，势若飞动。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栱料。殿南有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之于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垒石像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阳退宫嫔御，其东与国学相接。咸通中，有书生云：「每清风朗月，即闻山池之内步虚笙磬之音。」卢尚书有诗云：「夕照纱窗起暗尘，青松遶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着〈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羣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蓬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牛角仆烹鱼煮茗。泝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严史君遇终南山隐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严士则，本穆宗朝为尚医奉御，颇好真道。因午日于终南山采药，迷误于岩嶂之间不觉。遂行数日，所赍糗粮既尽，四远复无居人，计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风景明丽。忽有茅屋数间，出于松竹之下，烟萝四合，纔通小径。士则连扣其门，良久竟无出者。窥其篱隙之内，有一人，于石榻偃卧看书。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摄衣而起。士则拜罢，自陈行止，因遣坐于盘石之上，亦问京华近事，复询天子嗣位几年。云：「自安史犯阙居此，迄于今日。」士则具陈奔驰涉历，资粮已绝，迫于枵腹，请以食饌救之。隐者曰：「自居山谷且无烟爨，有一物可以疗之，念君远来相遗。」自起于梁栋之间，脱纸囊开启，其中有百余颗如菹豆之状。俾于药室取铛，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气，视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士则方啖其半，已极丰饥。复曰：「汝得至此，当有宿分。自兹三十年间不饥渴，俗情虑将淡泊也。他时位至方伯，当取罗浮相近。傥能脱去纷华，兼获长生之道。辞家日久，可以还矣！」士则将欲告归，因述虑失道。曰：「勿忧，去此二三里，与采薪人相值，可以随之而至，国门不远。」既出于山隅，果有采薪者在路侧，或问隐者姓名，竟无所对。纔经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还辇毂，不喜更尝滋味，日觉气壮神清，有骖鸾驭鹤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岩岫。居守卢仆射，耽味元默，思覩异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于门下。及闻方伯之说，因以处士奏官，自梓州别驾作牧建溪，时年已九十。到郡纔经周岁，解印乃归罗浮。及韦相公宙出镇广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时萧相国观风浙右，于桂楼宿宴召之，唯饮酒数杯，他皆无食也。

韦颀梟鸣

大中年，韦颀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窶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后名殷裕之。辍居所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互，报光成名者络绎而至，颀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肴饌慰安之。见光婢妾罗列衣装，仆者排比鞍马。颀夜分归于所止，拥炉而坐，愁叹无已。候光成名，将修贺礼。寝榻迫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梟，顷之集于竹上。颀神魄惊骇，杖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仆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灾患！」俄而禁鼓忽鸣，榜到，颀已登第。光之服用车马，悉皆遗焉。世以鵂至梟鸣，不祥之兆。近观数事，亦不然乎。

昔邓艾梟鸣牙旗，乃军胜之兆，张率更闻于庭树，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为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崔沆、豆卢琢

干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广陵将及襄汉，朝廷以王铎令公为南面都统，崔相国、豆卢相国同日策拜。宣麻之际，殿庭雾气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贺，有雹大如鸡卵。时五月二十三日。识者以为钧轴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师，二相俱及于难，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见神物遗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浚寓居圃田别墅，禀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衔杯酌酒，无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檐庑之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阉劣，服饰或青或紫，后有矮仆提酒两壶，相与历阶而上，左右妻孥悉无所覩。谓浚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至于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遗君一醉！」俄以巨盆满酌逼饮，两壶俱尽，床第衾裯皆是余沥。将出，谓浚曰：「何似当时惜酒！」自兹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寝瘵惓然，数月方愈。冯给事为郑州刺史，亲召李生而说之。

说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元机，善制铅汞，气貌清爽，见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鸾骖鹤驭，可指期而降。常云飞炼中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采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衔石矿，非烹冶乃无从而得。归真斋醮数朝，写御书置于岩穴间。俄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宝，盖因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旦当从所请。」语罢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丈，银液盆然而涌出，与入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罕知其术。复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善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初，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篆，尝取罗浮山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虽圣德不逮前朝，卿之术岂便劣于崇俨？」元长谢曰：「臣之受法，未臻元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一日而至。」上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语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致于御榻。俄有中使奉进，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如此类。王琼妙于化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栽培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蘂秾艳，月余方谢。及武皇猷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观周尊师，干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间便居洞庭山，诸父隐尧，深得真道。有张孺华者，襄汉豪士，耽味元默，一旦广赍财宝，访道于江湖之间。至吴门，知隐尧出世修炼，径往洞庭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倾竭以资香火。隐尧知其志，俾于岸顶坐守药

炉，其或风雨晦冥，往往有神物来萃，殊形诡状，深可骇人。孺华端洁自安，竟不微动。如此者涉于周歲，隐尧谓之曰：「炉中炼药乃七返灵砂也，虽非九转金丹，饵之可还魂返魄。曩令子弟数辈守之，靡不畏怯而罢，汝相从未久，遂能苦节如是。」及鼎开药成，纔成十粒，但令宝之以囊篋，未传吞饵之法。孺华以去乡逾年，一旦告归覲省，隐尧别谓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兹复为世网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嚣尘为恋。付汝之药，每丸可益算十二。有疾终者审其未至朽败，虽涉旬能使再活，然事关阴騭，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轻授。凡欲此药救人，当焚香启告，吾为助尔。」孺华归，甚为乡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歿，服之皆愈。居数岁，复诣洞庭，系舟于金陵江岸。有良贾徐士则者，乘巨艘十余只，亦于浦间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壮岁，无疾而殁于中夜。父母咸以衰耄，哭泣不食崇朝。孺华悯之，因以灵砂往救。其初服之时未验，再服一粒，蹶然而苏，云：「所至之处，城府甚严。方为吏从拘録，俄有二黄衣人，手执丹书文字洞庭周尊师令唤。厅事间有紫衣者据案而坐，于是簪笏而兴，谓左右曰：『仙师来召，焉可复留！』乃令放还。谓曰：『汝因此寿命增延，当可力行善道。』」士则所将财物，分其半以答孺华。孺华取钱五十万，散施贫乏。至洞庭，与隐尧俱隐。

广谪仙怨词台州刺史窦宏余撰

元宗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反，陷没洛阳。王师败绩，关门不守，车驾幸蜀。途次马嵬驿，六军不发，赐贵妃自尽，然后驾发。行次骆谷，上登高下马，谓力士曰：「吾苍惶出狩长安，不辞宗庙。此山絶高，望见秦川，吾今遥辞陵庙。」因下马望东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谓力士曰：「吾取九龄之言，不到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书令张九龄每因奏对，未尝不谏诛禄山。上怒曰：「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杀禄山！」于是不敢谏矣。因上马，遂索长笛吹于曲，曲成，潸然流涕，竚立久之。时有司旋录成谱，及銮驾至成都，乃进此谱，请曲名。上不记之，视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骆谷望长安，下马后索长笛吹出对。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亦别有意，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旨属马嵬之事。厥后以乱离隔絶，有人自西川传得者，无由知，但呼为〈剑南神曲〉，其音怨切，诸曲莫比。大历中，江南人盛为此曲。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之内，吹之为曲，长卿遂撰其词，意颇自得，盖亦不知本事。词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闻长老话谪仙之事颇熟，而长卿之词甚是才丽，与本事意兴不同。余既备知，聊因暇日辄撰其词，复命乐工唱之，用广不知者。其词曰：「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

日归还。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犹在弯弯。」駢以为窦史君序〈谪仙怨〉云刘随州之词，未知本事，及详其意，但以贵妃为怀，盖明皇登骆谷之时，实有思贤之意，窦之所制殊不逮焉。[駢]〔駢〕因更广其词，盖欲两全其事，虽才情浅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观，贻诸识者。词云：「晴山碍日横天，绿迭君王马前。銮辂西巡蜀国，龙颜东望秦川。曲江魂断芳草，妃子愁凝暮烟。长笛此时吹罢，何言独为婵娟。」

含元殿

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纓佩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乱，逮干符中，近百年无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谧，文物之盛，笼罩姬汉，蕃方职贡，府无虚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饬廉谨，以邀时誉。食禄者守其官，耕贾者专其业，八纮四海，遂同文轨。承平既久，稍务奢逸。贵族豪家轻视稼穡，征镇牧守或非其才。黔黎兴杼轴之嗟，郡邑有萑蒲之盗。然主上劳谦端委，无亏圣政，亦使寇犯神州，銮辂播越，况秦汉之代，魏晋之时，主荒臣残，岂不顛覆！今则覩淳辉之列，启中兴之期，亿兆人心复新于唐德矣。礼乐刑政，得无减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隄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南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翫，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帟，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节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翫清景，联骑携觞，亶亶不絕。

升平裴相国廉察宣城，朝谢后，未离京国，时曲江荷花盛发，与省阁名士数人同游。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领小仆，步至紫云楼下，见五六人坐于水际。裴公与名士憩于旁。中有黄衣饮酒半酣，轩昂颇甚，指顾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而对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广德县令。」连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左右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县令请换罗江宰矣。」宣皇在宫即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事。及龙飞，裴公入秉钧轴，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

，即不敢，新授中书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诏自凤翔迎真身至于辇下。真身相传云是释迦文佛中指节骨，长一寸八分，莹净如玉，以小金棺盛之，旧于凤翔建塔。又释氏《涅槃经》云：如来于双林灭度，贮于金棺银椁，积旃檀香焚之，诸天以八金刚分取舍利，唯留四牙，余悉煨烬。未详此骨从何而有。都城士庶奔走云集，自开远门达于岐川，车马昼夜相属，饮饌盈溢路衢，谓之无碍檀施。京城坊曲，旧有迎真身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两。他物丰盈，悉皆称是。至京日，上与诸王亲御城楼。坊市以缯彩结为龙凤象马之形，纸竹作僧佛鬼神之状，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军兵仗。缙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踊跃者，有悲怆涕泣者。真身以宝舆舁之，居于内殿数月。俄属懿皇猷代，密使送于凤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砖垒浮图供养，妖妄之辈互陈感应。或云夜中震动，或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资财，因此获利者甚众。及宫车晏驾，怙然乃定。诸坊浮图，一时毁圻。有好事者密询放光之由，云以大云母片窥看，远而望之，靡不倾信耳。咸通、干符中，兴善寺复有阿闍黎，以教法传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华焕，器用俱是宝玉。语人云：「焚香结坐，每告西方。」及迁化，谥为普照大师，信者咸为出涕。刘都尉、崔给事寓、张常侍。同与中贵，多为弟子。出城之日，皆缟素后随，劝朝士持斋。受其法者，不复思理时务。

[骈]〔駢〕尝读《名僧传》，宋文帝时，有求那跋摩，居金陵秣洹喜。文帝谓之曰：「弟子常愿持斋，不杀迫于，以身徇物，不获遂从。法师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化之？」对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贱名微，德不及远，其教不出于闺门，其言不行于仆妾，若不克己苦躬，行善持戒，将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则人神以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简不劳其力。辨钟律，定时令，钟律辨则风雨调，号令时则寒暑节。知百姓之饥，斯所以就于无饥，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于无寒。如此，持斋亦大矣，不杀则众矣。安在于阙一时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后乃宏济也？」文帝抚机嗟叹，称善良久，乃曰：「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挛章句。如公者，真所开悟明达，可以言天人之际矣。」

元相国谒李贺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稔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

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祢讳晋，不合应进士举，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轆轳。文公惜其才，为着〈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事。

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其间章句有闻，亶亶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涛、贝麻、来鹄、贾随，以文章着美；温庭筠、郑渎、何涓、周钐、宋耘、沈驾、周繁，以词赋标名；贾岛、平曾、李陶、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流传；张维、皇甫川、郭鄴、刘延晖，以古风擅价，皆苦心文华，厄于一第。然其间数公，丽藻英词播于海内，其虚薄叨联名级者，又不可同年而语矣。